

(上接14版)从此打开了他的“雪莲湾风情”系列。他沿着这个系列写渤海湾渔村生活,写了三十来个中篇、十几个短篇,像《太极地》《落魄天》,短篇小说《醉鼓》都拿过一些奖,《红早船》拿过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后来关仁山陆陆续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蓝脉》《胭脂地》《太极地》等一大批作品,包括《白洋淀上》。《长城》发表了中篇小说《太阳滩》,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表了“布老虎丛书”长篇小说《白纸门》,《船祭》得到了香港《亚洲周刊》的认可,获得第二届世界华人小说比赛冠军奖。那时候,可选择的载体非常稀少,关仁山作品的发表过程,是他从读者到作者的质变过程。他给这种质变总结了两条经验:一是多读书;二是走近人民。

关仁山创作了多卷本《白洋淀上》,以期对时代生活精准把握和敏锐洞察,突破了传统乡村抒写,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典型形象,赢得了国内读者的青睐和赞扬。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前传》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 中宣部 2023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他喜欢并敬重茅盾先生的作品,感慨道:“茅盾先生开辟了我们的冷峻的现实主义传统,到现在我们中国作家身上依然留有他浓厚的影响。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对现实生活的挖掘,以及透过现实生活表象洞察生活的本质、找到艺术的感觉,并上升为艺术意向从而形成创作。”



3 关于写实与艺术

现实主义是关仁山创作的一个重要标签。1996年,关仁山、何申、谈歌三位河北作家同时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大刊物上发表了关注现实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还有《九月还乡》,雷达看到这个现象后,写了一篇文章《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在《上海文学》发表,指出当时文坛对现实生活有些疏离,先锋小说比较流行新写实,缺少了关注更广阔的群体,特别是关注工厂、车间、农村基层的文艺作品。《小说选刊》同时选载了《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大厂》,然后在后记中写《大雪无乡》时有一句“这三个作家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可以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并召开研讨会研究这一现象,会议通稿标题命名为“三驾马车奔驰在现实主义大道上”。

然而,现实主义作品也往往具有艺术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关仁山做了深刻的反思。“经典作品,好多都是实与虚的完美结合,我们偏重写实,特别是《天高地厚》。后来在《麦河》的创作过程中,著名评论家雷达看完初稿之后,对我说‘过去你写《天高地厚》时候我就批评你

太瓷实。这部打开了一道缝隙,有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和艺术的蒸腾。’他很真切地说,在《麦河》里,感觉到飞翔的东西,就是虚,所谓艺术的虚。”在过往的采访中,我们很少看到关仁山这样打开心扉进行自我剖析:“我们搞创作讲究实与虚。没有实就无法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法亲近它。我们不体验生活,不亲近它,写不出那种真实,波澜壮阔的真实生活,或者精微的细节、饱满的细节……虚是给我们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这是思想力量。”也因为雷达的批评,他在《麦河》的写作当中,加入了艺术的思考与表达,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特征。他设计了一只鹰的两次蜕变,寓意主人公曹双羊,从巧取豪夺血淋淋的原始积累到回到土地上,流转土地,补偿土地,完成人生中的涅槃重生,以及用一个天赋禀异、能掐会算的盲人与历史对话,自由地讲述了一百年中国土地变迁史。他的农民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日头》,列为中国小说学会 2014 年度小说排行榜,这是他的较少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颇具思想深度,时间横跨五十年,塑造了一个枭雄式的基层干部形象,揉入

了更多的文化思考与文化反思。《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三部作品从不同的写作角度描述了冀东平原农民。“我感觉我这个‘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已经深度刻画、完成对变革时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思考和描述。”

尽管小说家最终要着落在对人的塑造以及如何用这些人来表达作者对于当下的了解与理解,如何以此记录时代,艺术化地表现时代。他说,作家的最高境界是对艺术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真善美。除了讲好故事,还有对语言美的追求,生活中的一些词语,用好了之后会产生一种韵味,韵味又来自于情绪。比如,鲁迅先生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他说“那你说常规写作,这叫重复,但是两句话连起来读,它代表了当时鲁迅有种情绪在里边。你要注意好的语言是表达情绪的,除了真实准确之外,还有一种情绪;情绪之后,是美的韵味。还有就是每个人的兴奋点不一样,我看见土地,看见河流,看见庄稼,我就感动,就有了创作的冲动,笔下的文字也会随着这种冲动的情绪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4 关于坚守与责任

主旋律是关仁山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标签。“目前关于主旋律创作,理论上有些争议、分歧,好多作家揭露生活中的问题和黑暗,最后看见一缕微光,出了一些好作品,咱们不能否认,也是可敬的。我本人创作,不适合走那条路,当然创作不要回避问题,忠实地记录生活,同时开掘艺术之美。这是我看见的世界。创作是分主观、客观,主观性又带有文化自信。我认为在我眼中看到光明的部分,也是文化自信的艺术体现。这是从作家眼光里看人的精神嬗变。”关仁山说。

但写主旋律作品,始终是一个挑战,雄安新区刚刚成立,关仁山就主动入淀体验生活,跟那里的渔民、干部和养鸭女促膝谈心。渐渐地,他找到了艺术切口。经过艰辛的创作,终于拿出了自己的心血之作,三卷本的《白洋淀上》和《白洋淀上前传》问世,一百五十余万字,前传从辛亥革命写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卷展现雄安新区成立五年来的“时代变迁”。“小说与生活没有拉开距离,同时这也是审美距离,上午发生的事情下午进入小说,这个细节要求格外严格,每个细节如果不真实,读者一下子看出来,小说内容简直就是生活进行时。”而另外还有一层,就是这样的作品,没有拉开审美距离。文艺作品往往需要“距离产生审美”,对于历史没有定论的部分,作家马上去写,就容易陷入读者的

争议中,这需要作家拥有义无反顾的巨大勇气和对一个新生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高度认知能力。作家的能力需要将政治的、生活的话题转化为艺术的话题,在时代变迁中寻找艺术之光。

“三驾马车”叫开后,关仁山、何申、谈歌三人行,亦师亦友,又各有特色。“后来何申先生写热河的小说写了不少。谈歌更偏重写笔记小说,写历史题材。关仁山就沿着农村这条线,坚持沿着现实脉络走下来。”

在《天高地厚》新书研讨会上,国内批评家感叹:坚守农村这块阵地的作家不多了,好像在啃过分成熟的老玉米。在《平凡的世界》之后很少有大规模的书写农业的,关仁山没有转身,躬身走进田野,将这颗农村的老玉米啃出新意,嚼出了味道,这种坚守是艰难的也是可贵的。

关仁山想起,他在创作《天高地厚》的时候,也是他在鲁院高研班学习期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隋丽君跟他约稿,她问关仁山:“你想写什么?我约你稿。”关仁山沉默一阵后说:“我写什么,写爱情,写不过池莉等女作家;写官场,写不过周梅森、陆天明、张平等这些鲁院班同学;我的母亲是农民,我就写农民吧,农民是一个伴随着苦难、贫困的群体,他们可以不管文学,但文学万万不能丢掉农民。”他深入当时的唐山唐海县挂

职副县长体验生活,创作出了全景式反映中国农村三十年巨变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这部小说被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改编拍摄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关仁山欣慰地说:这部电视剧在国家农业免税关键节点播出,受到农民观众的欢迎。

“农民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的冷暖牵动人心。”关仁山怀着这份对土地和农民的热爱,在农村题材创作领域坚持了下来。他始终没有跟农村断了联系。有空了,他就回老家跟村干部、农民亲戚交流,他想知道农民爱什么恨什么,他跟种地农民聊种粮政策的效果。去年什么农作物挣钱了,今年什么农作物又压住卖不动了,村里干部怎样帮助农民,村民现在正愁什么,乡村振兴贴补多少钱,农民到底什么反映,老家的风土人情,农民的生活现状,每个阶段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一路写下来,积淀愈发深厚。现在好多媒体采访关仁山的时候,问他为啥关注农村的变革,认为他的作品有点中国农村变革晴雨表的感觉。“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不管风云怎么变幻,时代怎么变迁,我都要忠实地记录着,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都发生了巨变,作家有责任记录这个时代,既要塑形,又要铸魂,这是土地的馈赠,也是土地的回响。”

